

蛇

「恁老母一定是改嫁給別人啦！」一回禁不住志雄三番兩次的詢問後，樹嬸一如平常講話的方式，扯開喉嚨運著比樹上的蟬還大的嗓音，吼出這句話。生氣的表情有些異樣，比平常老遠吆喝孫子吃飯時多添了無奈，講完也不再念念有詞，望著橘黃的太陽從巒峰間降下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。那時天色半明未暗，一片鐵灰，家人開燈會被她嫌浪費電的狀態。屋旁樹上青澀的木瓜沾染了些落日的餘暉，轉變成果實熟成時的橘紅色，結實纍纍壓在屋簷上，不堪負荷的塑膠板垂頭喪氣，撇歪了臉。

文俊和阿公阿嬤住在東北角一個濱海的小村莊，依山腳而居，四口人窩在一幢嵌有舊式黑磚瓦的房子裡。一回颱風把屋頂吹出幾個坑洞，脫落的瓦片被颳到離家十餘公尺的竹林地，文俊翻屋撿球都得小心翼翼。樹嬸一回問來鋪路的工人能否修補，工人說：「屋頂年久失修需全部翻新，我有個遠房親戚在做裝潢，可以算妳卡便宜一點。」她含糊地說伊參考看看，入門後碎念：「聽伊哩騙痞。」刻意壓低音量怕隔牆有耳，語畢至窗旁探頭探腦，摸蜆仔兼洗褲，並拂去窗上的灰塵和蛾翅，碎語道：「現在社會壞年冬，痞郎多，騙子更多。」

文俊的哥哥和爸爸就是痞仔和白賊七。

鄰居們喚文俊的阿公樹叔，他的鼻子樹皮般坑坑洞洞，上頭掛著畏怯的眼神，面色青恂恂，像患了難以根治的絕症，長年穿件破了幾個洞的汗衫，寒冬便披件沉甸甸的黑棉襖外套。語言被破鑼嗓子蛀得坑疤，比文俊嗜酒的爸還沙啞，不成材的兒子們讓他覺得矮附近亂線似的遠房親戚一截，且長年時來運不轉，養雞下蛋少又小，雞與蛋皆秤沒幾斤重，早期捕魚在船上滑了一跤，龍骨尾端受傷而不良於行，加上樹嬸成天連珠串的抱怨與數落，日子一久，寡言的他就變得更沉默了。看電視時他偶爾叨念：「佢要認真讀冊，長大做好仔。」阿公訓話時文俊會裝模作樣一下，挪到書桌前，雞兔同籠幾隻腳，眼睛偷瞄，快使用大絕招。他老花眼眯得像沒張開，而文俊的哥哥仍緊盯著電視，如同跟蹤敵人不放的正義使者。

樹叔喜釣魚，當誘餌的沙蟬貴且稀，和文俊祖孫倆晚上常至溪邊撈蝦湊合著用。蝦子白天躲石縫，晚上溜出洞，眼睛被燈一照便亮晃晃得如同鑽石般熠熠發光，無所遁形。溪哥、紅貓、鯽魚夜晚入眠，慢如牛，網子一蓋便如孫悟空入如來佛之手，酥炸後蘸醬油充當晚餐主食，一家人和著白飯三兩下便囫圇下肚。樹叔去溪邊總攜著一隻叉，拐杖兼武器，一見蛇便往蛇頭襲去，過山刀或錦蛇都插翅難飛，拎回家的蛇被他泡在陳年老酒裡，

樹叔總說喝蛇酒能呷百二。櫥櫃上擺放著數十瓶泡著不同蛇種的老酒，瓶罐中的蛇病懨懨地目送一家來去。

樹叔處理蛇的時候，總要文俊在一旁守候，遞刀除皮，接血搨涼，並不忘教學指導一番。蛇膽清肝降壓，交媾時勿驚動擾亂，其每年僅繁殖一窩子嗣；擅擬態的青蛇和青竹絲差別在毒者頭部呈顯著的三角形，蛇鱗能阻隔石灰和雄黃，飼養時避免混種群養，以免彼此攻擊吞食；吐舌代替鼻子嗅聞，而非挑釁嚇唬敵人，除非遇襲否則鮮少發動攻擊。一回樹叔抓到稀罕的雨傘節，興奮之餘破例網開一面，放在籠子裡和牠對望，見人便嚷著活捉了雨傘節。幾天後，蛇消失了，剩下空蕩蕩的鐵籠和幾片稀疏的雜草。樹叔把籠子抬得半天高，仔細檢查籠外覆蓋的漁網，而拴上的鎖仍緊扣著。

「奇怪，無人亂動按怎會無歹無誌就不見了？」

「你沒有動喔？」樹叔連續幾天照三餐質問文俊，像定睛緊盯著獵物的蛇。

「毋通像你爸同款講白賊，不然以後會被閻羅王割舌頭。」

黑白相間的雨傘節，黑色環結暗如鐵，融入欄杆內，而白的部分從縫間竄出，拼湊成一隻潔白的蛇，逸行。雨傘節消失後兩天，文俊做了個夢，斑斕豔麗如蛇鱗的夢，夢中的

他在竹林裡巧遇一對交尾中的蛇，雄蛇用腹面兩側突出的疣粒撫觸雌蛇，緊密依偎於側，並不停地抖動尾部，文俊一個箭步使力過重，滿地落葉被踩踏出沙沙聲響，正在求偶的雄蛇受到擾亂，猛噬了他一口，文俊躲避不及，驚覺右腳傳來陣陣麻痺，定神朝下一望，上下兩排齒痕，傷口火燒般舔灼著皮膚，但不見蛇的蹤影，公母蛇早已鑽進靜默的山林裡。文俊倉皇返家，步行途中惦記樹叔曾告誡被毒蛇咬傷後不得奔跑，魯莽將導致毒素竄流的速度，但仍一跛一跛地加速返家，草叢纏綿潮濕，林蔭深黑如烏賊囊墨，群鳥高低鳴叫助陣，文俊慌亂中一個閃神，被隆起的石塊絆倒，空氣中混雜著植物千奇百怪的味道，在他著地時圍剿而來。文俊狼狽起身，同時從夢境脫離，他呆坐於床沿，汗水涔涔，其中似乎混雜著淚水。

文俊的爸鮮少返家。他會突然出現在門口，手上不會有伴手禮或水果，或躲在屋簷下，從窗戶縫隙往屋裡探望，像個找尋下手目標的賊。有時他會在屋外踱步審視，然後發現沒貴重物品能下手似地，又加速快步離去。一回他悄然立在紅鐵門外，門把扭轉，樹嬸開門差點撞到他。「阿忠你多久無返家啊？我差點就要去登報找仔！」他傻笑，順勢從她的側身一腳入門。「最近有工作無？」「有啊！」文俊看著爸的臉，一股陌生的距離感油

然而生。他的樣貌迭有新意，有時頂著膨鬆雜亂的捲髮，或蓄著久未刮除的鬚渣，有時頭髮又理得光順整齊，似乎要改邪歸正重新做人，但卻更凸顯出從眼神、衣著和口音間漫溢而出的寒酸。唯一不變的是終年不散的酒味，彷彿返家前要先喝酒壯膽。阿忠答後便坐在沙發上的空位，文俊的哥哥起身，邊嘀咕邊扭著屁股步入房門。樹孀的肉色內衣褲和樹叔的汗衫掛在窗邊，從窗縫透進來的風將衣物吹得晃蕩，阿忠瘦乾癟，把客廳塞得水洩不通，像鬼針草般常不動聲色地黏上身，卻又難以拔除。

阿忠說謊時面不改色，眼神也不會有閃爍的遲疑。文俊幼時允諾他累積十次一百分會帶他去遊樂園玩，一回拗不過他苦苦哀求，終於抽空成行。阿忠帶著文俊往濱海公路走去，而非火車站的方面時，文俊便知道他又食言了。文俊在家附近的濱海公園盪鞦韆時，阿忠在他身旁抽著菸，在濱海小村成長的男人慣常是話少的，不知過了多久，他才緩慢地說道：「我驚無法度將你和哥哥照顧好，才把你們兄弟倆給阿嬤顧。」沒人知道阿忠這回說的是真話還是謊言，阿忠說謊的技術爐火純青，毫無語帶猶豫或詞窮的破綻，彷彿靠說謊維生般自然。路邊的臭豆腐攤販飄來陣陣香味，天空清爽得毫無任何慢條斯理的雲，與海面綿延成一面無垠的藍。阿忠夾著菸的手放在臉頰旁，從他口中吐出的煙隨著海風迅速

散逸。

文俊從不拆穿阿忠的謊言，他隨時都能衍生出一套說法來自圓其說，連自己都騙過的人都深信能瞞過所有人。文俊嚙下口水，望著遠方停泊的漁船，阿忠早年還未離家時，曾和三叔公跑了幾個月的船，文俊放寒暑假時也被拉上船幫忙，披星戴月，鉤餌放網，將無法食用的熱帶魚和體型幼小的魚扔回海底，門可羅雀，除鱗收線，望著太陽西下或東昇，盤旋的海鷗不時停歇，啄食殘留在甲板上的魚苗和小蝦，文俊時常盯著海發愣，卻又看不出什麼來，只能隨著沉浮的船身左搖右晃，柴米油鹽對彼時的他而言，尚是另一個世界。而阿忠像條擱淺在船板上的魚，嘴邊吐出的是易碎的泡沫。討海人打撈上岸時常只有水，漁網一收又從網縫中滑走。阿忠擅於立志，但往往短如朝露，後來受不了大浪時的暈眩便先行上岸，牽罟時在眾人拉網之際，一臉賣力地放鬆手中的勁道。母親對文俊來說始終只聞其聲，只在樹嬸慷慨激昂的叫罵中略知一二，而兄弟倆一如剛孵化後的幼蛇，獨自覓食排泄或閃躲鷹隼的襲擊。長大後阿忠變本加厲，樹嬸一回拿著詐欺的法院出庭單，質問文俊上面寫些什麼。龍交龍，鳳交鳳，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；文俊克紹箕裘，順口佯稱只是張廣告紙。多數時文俊只能默默與自己搏鬥，缺少敵人更無須裁判，如割尾後的蛇，垂首

疲軟。

文俊的哥哥叫志雄，水桶腰，蒜頭鼻，一頭海風也吹不動的頑固捲髮，志雄懷有星夢想念演藝科，成天在電視前一是左腳二是右腳，大家跟我一起來。日後遠赴台北讀培養出很多明星的私立高職，但系主任打了退票，要他註冊隔壁棟的老人看護科，假日返家就嚷著某個男孩團體成員在他隔壁班，人帥有型又多金，他變性後要嫁給他，一年半後沒錢繳學費的阿忠把他從台北運回來。志雄繼續扭腰擺臀，像顆裝了發條的巨大馬鈴薯，無來由的自信和自卑。志雄需要父親，藉由仿效矯正怪異的扞格不入，但志雄繼承了阿忠的彆扭，即便渴望也會假裝不需要。文俊外向，自小便在田野間打轉，爬樹兼捕蟬，燒土窯空檔打水漂，但志雄白皙靦腆得像個剛入門的小媳婦，成天不離家門，鄰居譏嘲他查某體也不以為意，兄弟倆個性南轅北轍，名字應該交換。

平日閒暇時文俊幫忙樹蟻養雞，大清早先至屋旁的雞舍，蒐羅雞籠內的蛋，再將雞野放，讓雞群在雜生的菅芒花和瓜棚豆架間打轉，放學後劈木除草，以充當日後殺雞生火的薪柴。雞舍是棟簡陋的土角厝，擺放逢年過節烘粿的大灶和樹叔務農的鐵耙鋤頭，屋內陰暗濕涼，文俊不時得捕捉藏匿在茅草木柴之間的蛇，也按圖索驥認識更多的蛇種。擬態成

落葉的百步蛇鮮少出沒，毒攻神經系統，早些年一村民遭其攻擊，送醫不及，食指因而短了兩截；青竹絲尾巴呈磚紅色，體側一條白色縱線從頭部爬至尾端，不似青蛇一身草綠；臭青公最難纏，性剛硬且攻擊時散發強烈惡臭。更多的是棲息於此的蜥蜴和青蛙，蚊蚋與蛾蝶，屋外一片蓊鬱的山林，千藤萬鬚，唧唧嗡嗡，枯葉繁枝腐果嫩葉，咕咕嘎嘎，蜈蚣螞蟻蜘蛛馬陸。

初次抓蛇時，敵人老神在在又難以對付的模樣，文俊盤算一陣子後從蛇頭往下一壓，捏握蛇尾便將牠提了上來，蛇在他的手臂上蠕動，鱗片觸感滑順，並不似青蛙蟾蜍般濕黏，卻皆缺少耳朵。蛇有聽覺嗎？文俊心中一陣困惑，端詳蛇的眼睛周圍，只見緊密並排的蛇鱗，不見任何貌似雙耳的形體。文俊最終將蛇野放，蛇流暢地朝黝綠的樹海扭動前進，文俊望著前方，憶起幼時曾和阿忠上山挖掘竹筍，阿忠一個不留神，將他遺留於半山腰，文俊毫無任何恐懼或哭泣，寸步不離等著阿忠的歸來，最後是焦急的樹叔提著手電筒和除蚊液，在遍尋群山後，發現文俊趴坐在一顆石頭上打盹。

就學時的每年暑假，文俊都在家附近的海水浴場打工，引領滿臉興奮的都市人玩香蕉船，遊畢甩尾將船上遊客拋到海上，他看著他們興奮又慌張的臉，邊暗忖往後落腳何處，

卑微且卑鄙的叛離，樹叔的告誡文俊從善如流，努力念書，大漢做好仔，別像阿忠一樣生雞蛋無放雞屎有，要呷不討賺。海浪周而復始地往返，漂來漂流木，捲走一些沙；火車運豬般載來大把人群，人群帶來寶特瓶。砂石車煞車時的侷促不安，尾吐灰煙又匡啷匡啷地漸行漸遠。夏末逐漸消退的人潮和燥熱，小皮球香蕉油滿地開花二十一，誤食海檬果的觀光客被救護車連忙運走，馬鞍藤繼續偽裝成牽牛花。母親的下落其實無關緊要，文俊對她的記憶也糊得如被砂石車輾過的蛇，稀巴爛。

文俊北上工作的頭一年，生活艱困且緘默，電話帳單水電費和房租輪番上陣，縮衣節食每個月寄錢回老家，人際的點頭與推擠，最終無可避免的分離，日常在半推半就中緩慢前進。文俊抽了一天假日的空檔返家，欲辦理遷移戶口，到家時發現門反鎖得緊實，索性便出外晃蕩。文俊的老家前不遠處便是海，放眼望去海平線清晰可見，他順著狹巷朝漁港前進。海邊的房子總灰頭土臉，彼此緊捱著哆嗦，彷彿便能抵擋終年長驅直入的海風。沿路人去樓空的廢棄建築，牆面泰半斑駁不堪，裸露出的鋼筋嚴重鏽蝕，蔓生的藤蔓苔蘚攀附其上，屋角潮濕處呈深黯的鐵灰色。文俊沿著堤防拾階而上，鹹濕且飽滿的氣味從鼻腔灌入，擴充了他的胸膛，往前一望，一大片向海面傾斜的潮間帶，粗礫起伏錯落，交雜著

散落的漂流木，遊客罕至，幼時撿拾海帶和寄居蟹的遊樂場，更遠處是片溫馴的沙灘，一塊巨石矗立其上。

春雨霪綿，雲層積疊，風一吹彷彿便會滲出水來。四周安靜得僅剩浪花撫觸沙灘的窸窣聲響，夏日的嘩噪仍在遠方。遠處漁船羅列於港邊，沉浮搖晃，濱刺麥和木麻黃仍堅守崗位，固林禦風。文俊躺在巨石上，望著四周再熟悉不過的景象，和一片廣袤的海。海，萬物洪荒的解釋和灰燼，生與死，功勛和罪惡，美與醜，聰穎或愚駭，於此皆無以為繼。沒有踉蹌，沒有跋涉，文俊需要無拘無束而非左支右絀；需要能安然下錨定身的深度，而非困蹇航途的顛簸搖晃。

海不著痕跡且遼闊地影響著文俊，一切都是潛移默化，但談不上什麼龐大的規模，如同文俊居住的小村落，夏日人聲鼎沸，除外的時間只有零星購買便當的人潮，僅剩落葉和年邁長者的步伐，讓人察覺村落仍在跳動著，和凝滯的時間一起筆直前進。或老者停止呼吸後，從遠方返鄉來披麻戴孝的送葬隊伍，才能替這座廢墟般的村落帶來些許熱鬧的聲響。再把鏡頭拉遠，會在一片茂盛的榕樹蔭下，看到一座低矮的土地公廟，中秋聯歡晚會和元宵猜謎大會皆於此舉辦，如果香油錢充足的話，廟公將請來野台戲酬神，妙齡的脫衣

女子會在散戲後的餘興表演時，在土地公前嬌羞地脫到一絲不掛，文俊偶爾覺得不妥，仍和村落的長者在台下看得入神。而土地公廟再延伸過去便是一大片的稻田，結穗飽滿的稻子隨著清風徐徐款擺，幾棟紅磚砌成的屋舍矗立在田埂上，兩頭牛坐臥在稻田裡，幾隻盤桓的白鷺不時停憩在牛背上，黃昏落日時，夕陽將稻海折射出一面波光熠熠。

但在更多數陰灰陣雨的天氣裡，村子被遺落在某個孤伶偏僻的角落，衰老傾頹，一如虔誠靜默的朝聖者。

返家後文俊遠遠便看見樹嬸，她仍守著屋旁的一方天地，背脊佝僂，扛著裝滿寶特瓶的麻布袋，腳邊堆疊著成捆的紙箱，尚未踏扁的鋁罐和鋁箔包散落一地，屋外的雜物上覆蓋一片尼龍布，隨著微風晃動著，長期日曬雨淋使其從深綠褪成花白的淺綠色，三隻貓圍著她，或輕聲叫喚，或揚起貓尾蹭著她的褲腳，地上遺留些許乾黑的魚骨殘骸，蒼蠅盤旋環繞其上，幾隻嗷嗷待哺的幼貓，瑟縮在屋旁橫臥的荒廢油桶裡。比她身型大上數倍的袋子和屋旁的枝枒將她蔭成一團黑，樹枝鐵鍊般纏住她。

文俊眼神些微漫漶渙散，一切景物未因離家而日益陌生。回憶一部分向前，一部分停滯，還有一部分是後退的，隨著光陰遞嬗。未來的荒蕪和躊躇，日常的虛妄與掙扎，往事

的消匿或淡然，連同雨水全混成一塊。文俊繞路從側門進出，在豬肝色的鐵門前脫鞋，門口貼著邊緣已脫落的門聯，他踢開門口的拖鞋，開門時鐵門發出喀啦的金屬碰撞聲，一股潮濕的酸腐味衝向文俊的鼻腔。燈暗，屋內布置一如往昔，五坪大的客餐廳相連，餐桌上仍舊充滿雜物，鋪著不相襯的綠色塑膠墊，醃漬醬瓜的透明瓶和肉鬆罐頭並排而立，碗筷散落桌上，桌旁倚著畚箕和掃把，牆角聚集一堆油漆剝落的碎片。

窗外透進來的光將室內的景物調得灰暗，覆蓋著一層薄膜般，志雄蜷縮在沙發上，就著螢幕反光望著電視，志雄像個永不孵化的蛹，逐漸和房子合為一體，成為一個巨大的繭，密實而難以穿透。阿忠一回看不慣志雄走路扭擺的模樣，叫他走路正經點要像個真正的男人，志雄冷淡地回他：「當男人有什麼用，像你老婆還不是跑掉。」阿忠面有愠色地說：「她沒有跑掉，只是離開我們一陣子。」進屋後的文俊不發一語，從抽屜抽出戶口名簿後便轉身從側門離開，志雄和樹孀始終未發現他的來去。

回程文俊信手翻閱戶口名簿，原來缺席的母親叫金枝，他還發現阿忠也是屬蛇的，和他一樣，年長他兩輪，而志雄大文俊兩歲。阿忠高二肄業後，退伍後便蛇歸巢般滑進文俊母親濕潤的下體，原來阿忠屬蛇，難怪總是來去無蹤，一臉滑溜狡詐。而後文俊依稀瞥見

那隻樹伯伯捉的雨傘節，由鐵籠深處滑了過來，伸吐舌信後，從他手邊的縫隙，從谷地滑了下去。